又张开了血盆大口 ——评析2022年黑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December 26, 2022

又张开了血盆大口 ——评析2022年黑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时值2022年岁末，举国染疫，药价暴涨，投机盛行，物流不畅，企业停产，经济萧条。在这种严重危机的形势下，一年一度的黑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12月15开到16日，只开了2天。相较于往年通常3天的会期，今年缩短了1天。这一会议为第二年的经济政策定了调，对来年的中国经济影响甚大，因此会议公报一出来后，各个机构竞相解读，试图从中挖掘出投机信息，为接下来的赌博投注把准方向。黑帮官媒也进一步解读会议信息，以期引导社会舆论，达到其预定目标。这就是所谓的“引导预期政策”。但各种各样的分析，都没有点明这次会议的实质——资本再次张开血盆大口，开始对劳动人民展开新一轮的进攻。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会议公报的总体框架。会议公报共4788字，分为如下几个部分：总结2022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形势，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实施财政、货币、产业、科技和社会等五大政策，再加六个统筹，重点开展五项工作，最后是其他事项。对比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新的提法，也有延续往年的表述。先看在基本原则方面有啥新的表述：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2019年下半年当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由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扩展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所有制方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方式上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相较以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中，多增加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分配，另一个是资源配置方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凸显它的重要性。在本次会议中，还特别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产权无非是私有制的另一种表述，因此当局只能羞答答地说：“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见黑帮二十大报告第四节第一目）而这里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就是促进私人资本的壮大，就是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这些话说白了就是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基石。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上继续大谈特谈这一点，无非表明当局要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扩大资本剥削的范围。如果说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是要扩大工人阶级劳动成果中属于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那么在此次会议中提到“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就是从对工人阶级劳动成果中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张开了血盆大口。很多地方已经延长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年限。灵活就业人员中相当多的部分属于无产阶级中的产业后备军，还有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劳动者。要他们多交五年费，少拿五年退休金，实际上大大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

“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就是要保护私有制，就是给民营经济吃下定心丸。不管是普通的产业资产阶级，还是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由于都是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总是怕自己的财富被剥夺，总是希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给他们吃定心丸，表现出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种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甚至可以说是周期性出现。君不见2018年黑帮党魁还专门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君不见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的发言：“对民营企业家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判个缓刑好不好啊?我们认为是非常需要的。”黑帮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定心丸，一方面缓解民营企业的恐惧感，另一方面强化自己的支配地位。

这次会议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官方对待一些民营企业的政策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过去一年持续对平台经济的“打击”陡然变成了“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全面打击教育培训行业还不到一年半，日前又突然提出相反的政策，要“支持民办教育”，“鼓励社会提供教育服务”（见黑帮国务院12月14日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黑帮现在为何愈发重视民企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呢？这跟私人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当前的危机形势密切相关。私人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如何？2018年黑帮党魁这样谈到：“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段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而且根据2021年的情况，其比重进一步提高：“2021年，民营经济税收贡献已达59.6%，民营企业占市场主体96%。”另外当前的危机形势，用当局在今年公报中的表述来说就是：“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这一表述延续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更加倚重私人资本。

但今年私人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严重下滑，出现少有的负增长。追逐利润是驱动资本运动的根本动力，越高的利润就越能驱动资本运动。 由于内需收缩，最终消费需求不振，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供给冲击，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各地时不时来个封控，造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出现脱节，投资很可能血本无归，资本增殖会遇到风险。再加上国际能源、资源等价格上涨带来的供给冲击，这就进一步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利润。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利润率的影响尤为显著。在这些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就出现“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第二次转负（上一次是2020年疫情初期）”这一现象，私人资本家不敢投资，不敢扩大生产。随着私人资本投资断崖式下滑，当局就不得不让国有垄断资本加大投资，以免经济出现更大规模的下滑，造成大面积的失业，从而影响资本积累的秩序。

黑帮既然无法解决私有制、严重剥削、工人阶级贫困和需求不足这些实实在在的原因，就只能把所谓的“预期转弱”作为民营企业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预期转弱”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经济学概念，因为它把属于意识范畴的“预期”作为决定经济基础的因素。黑帮们不会追问为啥预期转弱，预期转弱背后的物质动因是啥。他们不管这些，因此针对预期转弱这一社会情绪心理问题开出的药方也是从意识层面入手：“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甚至从抓主要矛盾的高度来谈信心：“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这句话不正是“信心比黄金重要”的翻版吗？更有意思的是：对比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公报，信心一词出现的次数分别是1次、2次和3次，呈逐年增多的趋势。而为了激发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打消他们的疑虑，因此在五项重点工作方面，专门拿出一项来：“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这些话相比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可以说是180度的转弯。2021年是这样说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从2021年的“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到2022年的“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转变，只能说是黑帮的无奈。

由于腐败等原因，内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色国企效率低下。特色国企中的黑帮官僚还通过各种手段瓜分垄断利润，造成账面亏损，要求财政补贴。加之体量限制，特色国企难以承担抹平经济危机的重任。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还往往成了黑帮官僚的白手套。当大力提倡“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时，实际结果就是鼓励专制权力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这样就有利于官僚私人资本的发展和壮大，就更方便官僚牟取更大的利益，造成了更大的腐败。这种腐败往往受到处罚的程度很轻，腐败的金额却极大。黑帮十九大后共落马了4名中央委员，分别是刘士余、傅政华、沈德咏和肖亚庆。其中肖亚庆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且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的处分。刘士余的处罚就更轻，只是给予刘士余同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刘士余同志缺乏政治警觉和保密意识；为官不廉，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私利，违规安排他人到金融系统工作和提拔职务，为亲属违规购房打招呼，收受礼品礼金。”这哪里是处分，简直是鼓励！还称其为同志，更暴露了官僚们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这样严重的腐败行为都可以容忍为“同志”了。官僚作为整体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措施，导致在个别官僚看来其所有权的流转性不高，因此官僚私人资本这种形态更契合资本化的官僚的特点，使得他们更容易套现自己手中的专制权力。随着这种势力的壮大，就会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比如要求国有资产私有化（实质是官僚集体资本私人化），要求改变现行体制，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正如《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描绘的那样：“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国精英。”而这点恰恰是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相悖的，他们因此对马云之类的民营寡头又爱又恨：爱的是其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满足官僚口袋的贡献，恨的是其挑战官僚的权威，要求与其分享政治权力的野心。

黑帮官僚对私人资本巨头的打击已经持续一年多；叠加疫情的影响，经济危机的程度进一步加深。黑帮大员中的一些人，比如李强等，对此心急如焚，担心经济危机危及黑帮统治，于是试图通过重新支持私人资本巨头，来重振资本主义经济。但官僚的黑帮本性决定了这种支持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马克思在评价路易波拿巴时曾深刻地指出：“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一开始利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然后利用资产阶级反对人民，最后利用军队反对这两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591、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实际上波拿巴维护的是一小撮金融贵族、工业巨头以及农村富农的利益，而新时代中国的波拿巴与之何其的相似？近年最受益不也正是比亚迪这样的工业巨头、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新式地主和向全社会张开血盆大口的金融贵族吗？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波拿巴主义的黑帮官僚类似疫情防控政策的“调节”下，深度和广度都增加了。那种取消疫情防控政策，就能取消危机的想法，注定是会失望的。推翻了黑帮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即使能够去除黑帮官僚为了维护自身存在而加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劳动者身上的贡赋和压迫，给予资本主义更大的发展余地，也既无法抹平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不能让工人阶级从资本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只有像列宁那样，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的基本条件：

> 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63、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